

你所不知道的聊城

山陕会馆山门石栏杆「重生记」

□ 文/图 刘学 徐清阁

近期,聊城山陕会馆的碑林展区,总有游客围着一组青石构件驻足端详,指尖拂过粗糙的石面,能触到百年岁月的磨痕。这组青石构件便是清光绪二十年(1894年)落成的山陕会馆山门前石栏杆。当前陈列的这些遗存,是晋商用199两白银改建的“护门仪仗”,它们承载着一段跌宕的过往:从静默守护到拆分流落,如今终以“重生”之姿,回到大众视野。

会馆内现存的《重建山门外石栏杆序》,清晰记载了这组石栏杆的“诞生”缘由。最初,山陕会馆山门外仅设木槛,核心作用是护卫山门,但长期的风吹雨淋让木槛大多腐朽,失去了原有的功能。光绪二十年,在会馆经商的晋商商号共同筹资,决定将易损的木槛改建为耐用的青石栏杆。碑文记录,此次改建共耗费白银199两2钱9分,青石材质的栏杆不仅解决了护卫难题,更以规整的形制、雕刻精美的龙凤图案提升了会馆正门的庄重感。如今虽因岁月侵蚀变得模糊,但仍能辨认出龙纹遒劲的轮廓与凤羽细腻的卷草纹饰,这些细节都是当时运河沿岸晋商实力与文化审美的直观体现。

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,这组石栏杆始终完好地立于山门前,直至20世纪50年代仍保持着较好的状态。60年代末,部分栏杆出现倾斜,存在安全隐患,当时的管理方不得不将其整体拆除。令人惋惜的是,拆除后的石栏杆未能得到妥善保护,构件被分流至两处:一部分被运至聊城一中,用作建造猪圈的材料;另一部分则被调去修桥,此后便下落不明,仅留下零星记载。

“现在展出的这些构件,是从聊城一中寻找回来的。”聊城市博物馆(山陕会馆)馆长陈子宾介绍。近年来,在梳理会馆历史遗存时,工作人员偶然得知石栏杆构件的下落,他们多次走访协调,最终从聊城一中回收了当年用于建造猪圈的部分构件。工作人员将构件表面的污垢与附着物清除,对细微裂痕进行修复加固,再通过三维扫描完成数字化存档,全程遵循“最小干预”原则,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构件上的历史痕迹。

如今,这些带着模糊龙凤纹的青石构件,成了山陕会馆里最会“讲故事”的展品。它们曾见证晋商聚首的荣光,也经历了沦为建材的落魄,最终又重归展厅,成为历史最沉默也最有力的见证。未来,随着展示与讲解方式的完善,这组石栏杆会继续以“活化石”的姿态,让每一位驻足的游客和市民读懂运河商帮的过往,也看见文物“重生”的力量。



重修后放置于山陕会馆碑林的石栏杆



1963年,山陕会馆山门前的石栏杆(段培坤供图)

购粮往事

□ 庞洪锋

我念高小时,家里的“购粮证”由我姥爷保管。有一天,姥爷要去公社粮店买面,我看见了,就自告奋勇地说我去吧,姥爷交代了好一阵才放心地把“购粮证”递到我手上。我兴冲冲地骑着父亲的飞鸽牌自行车,到公社粮店买了一袋重五十斤的面。

我顺利把面袋子驮到家,没想到,解面袋上的两根线,让我很是费了一番工夫。我翻来覆去解不开,就只好借助于外力了——我从姥娘的针线筐里拿了剪子,准备把封口剪开,把面倒进面缸。正在这时,姥爷买菜回来了,他一见我那手忙脚乱的样子,就笑了:“傻小子,跟我学。”说完,姥爷两手往面袋上稍一摸索,变戏法似的就把很结实的两根线从面袋上分解开拽起来了。我一时觉得

姥爷是世界上最本事的人。

自那以后,隔几天我就问姥爷:“该去买面了吧?”姥爷就会笑着说:“还有不少呢!”以后家中买面,就成了我的专属,我能像姥爷一样轻松提起那两根封口线了,每到那时,我心里就很得意。

近日,我整理家务,发现了一本“购粮证”,封面印着“居民粮食供应证,一九九五年制”的字样。翻开封面,背面是注意事项,共五项,写着“此证供本市居民购买粮油使用”“粮证号码:3548,供应粮店:王口”等字样,又让我想起购粮往事。

那时,去买米或面,入王口粮店大门右拐,第一个门是开单子的。拿着开好的单子,进到卖粮大屋,门中靠前,东西走向,是个长长的平台,平台中,有用白铁皮扩成的若干个漏斗。将单子递给过磅员,无论买米还

是买面,过磅员称完,用铁簸箕端过来,我早已将自带的布口袋口撑开在漏斗下面了。过磅员从漏斗上端倒下,倒完之后他常用手在簸箕背面用力拍打三两下,让残留在簸箕上的粮食都倒入布袋中。

当时,市民还可以在王口粮店领油票。进了粮店往里走,路右侧的几间平房就是领油票的地方。

有一天,我先用购粮证开了领油票的单子,再去另一个屋子领油票。发油票的是个女同志,看起来四十多岁。我把单子隔着柜台递给她,她正忙着,接过单子,还是继续忙碌,我就站在柜台外面等着接油票。等了好一会儿,那位女同志一直低头忙碌,好像忘了发给我油票的事了。我忍不住问:“同志,给我油票啊!”她抬起头来,说:“油票不是给你了吗?”当时,我的头一下变大了,竟然一时说

不出话来,愣了好大一会儿,才说:“你没有给我油票。”她还是说:“给你了。”僵持之际,从里屋走出来一位女同志,三十多岁的样子,穿着朴素。她问咋回事,我说了一遍事情经过,这位女同志让我跟她进了里屋。屋里还坐着一个青年女子,领我进屋的女同志走过去给青年女子轻轻说了几句话,那青年女子就从抽屉里点出几张油票给我,正是我要领的数量。我当时愣了好一会儿,才反应过来,喜悦之情油然而生。回家之后,我见谁就给谁讲这件事。此后,我对王口粮店一直充满了好感。

“购粮证”之于如今的年轻人,已是一个陌生的词汇,但也正因如此,我们才更需要讲述这些老物件背后的故事——让旧时的记忆,都能被妥善安放。